

浮士德

屠格涅夫著

平明出版社

新譯文叢刊

浮士德
附
旅長

屠格涅夫著

吳人珊譯

平明出版社出版

一九五四年·上海

浮士德

附

旅長

浮士德^①

——一個九封信所組成的故事

過去的事，由它過去罷。（浮士德，第一部。）^②

① 浮士德：德國十八、九世紀偉大詩人歌德（一七四九——一八三二）以畢生精力（從一七七二年至一

八三二年）創作的一個悲劇，為德國古典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。浮士德原是德國十六世紀傳說中的人

物，傳說他生於一四九五年，在德國各地試行法術，後為魔鬼所迷，把他的靈魂出賣給魔鬼了。英國詩人

瑪洛曾於一五八九年把這題材編成戲劇浮士德博士，描寫浮士德內心的善惡之爭。至歌德才把它完整

地寫了出來，使它得以永遠不朽的存在下去，正如高爾基說的，浮士德是一個「世界典型」的人物。——

中譯者。

② *Entbehren sollst du, sollst entbehren.* 引自浮士德第一部最後一幕「牢獄」中浮士德所說的話。——

中譯者。

第一封信

巴維爾·亞歷山德洛維支·B……致

塞繆恩·尼可拉耶維支·V……

一八五〇年六月六日，M村。

我來到這裏已經三天了，老朋友，因為我答應過給你寫信，所以現在提筆寫信給你。從早晨起，一直下着濛濛細雨；我無法出門；而且我也想跟你談一談。我又回到我的老家了，說起來也真是驚人，我已經有九年之久沒有到這裏來過了。真的，你可以想像得到，我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。不錯，確實完全不同了；你還記得罷，客廳裏，我曾祖母的那個褪了銀的小鏡子，四角都彫得有古怪的起漩渦的小花飾的——你一向總把它估計為百年古物的那面鏡子——我一到家，就走到鏡子那裏去，我不禁感到惶惑。我猛然發覺，最近這些年來，我變得那麼蒼老，而且改變得那麼厲害啊。但是也不單是我一個人才這個樣子。

我的那所小房子，老早就已經破舊得搖搖欲倒，現在簡直快要散了，整個房子歪斜着，似乎陷到地下去了。我那位親愛的女管家瓦西里耶芙娜（你一定不會忘掉她的，她總是拿那樣精采的果醬給你吃的呀），也完全縮成一團了，並且背也駝了；她一看到我，連喊也喊不出，也沒有突然哭起來，只是呻吟着，哽咽着，無力地倒在一張椅子上，揮着她的手。老忒倫德倒還有精神；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硬朗，走路的時候，邁着八字腳。他還是穿着原來那條土黃色棉布褲，依舊拖着那雙噥噥噥響的、有高後跟和絲帶子的山羊皮拖鞋，有時竟使你那樣生氣的那雙拖鞋……可是，我的天哪！——現在那兩隻褲腳管是怎樣啪噠啪噠地拍打着他的瘦腿啊！他的頭髮變得多麼白了啊！他的臉縮成了一個小拳頭那麼大。當他對

我講話的時候，常他指揮僕役，在隔壁房間裏發號施令的時候，使我不由得發笑，而且替他難過。他滿口的牙都脫落得乾乾淨淨，講話時用一種嘶嘶嚙嚙的聲音咕嚕着。另一方面，花園裏却出人意料之茂盛。那些樸素的紫丁香，刺槐和忍冬等小樹木（你還記得嗎，那是我們一塊兒種的？），已經長成了豔麗、密茂的樹林了。那些樺樹，楓樹——全都枝葉蔓延，長得高大了；而菩提樹下的林蔭小路尤其美麗。我愛那些林蔭小路，我愛那柔和的灰綠的色彩，以及那拱形的樹枝下空氣裏的那種說不出來的芬香；我愛那投在黑土地上的、變幻無常像一面網似的光亮——這兒沒有沙土地，你知道的。我那樺心愛的樺樹苗，也已

長成一棵小橡樹了。昨天中午，我就坐在那棵樹的樹蔭裏的一條花園裏的凳子上，消磨了一個多鐘頭。我覺得非常快樂。我的四周，到處都是長得異常繁茂的青草，一片柔和的金黃色的光輝籠罩着一切；它甚而照到樹蔭裏來了……而且還能聽到鳥聲呢！我想，你總會忘記，我是非常喜愛鳥的吧？斑鳩不停地咕咕的叫，時不時地還傳來金鶯的鳴聲；金絲雀發出牠那短促的、音調美妙的疊唱；畫眉吵着鬧着，呱呱喳喳地叫；杜鵑從遠處一聲長嘯；忽然間，啄木鳥像瘋了似地發出牠那尖銳刺耳的啼鳴。這種交錯的、低低的聲音，使我聽了又聽，動也不想動，同時我心裏充滿了一種又疲倦又親切的感覺。

而且，也不僅是花園成長了；我還不斷遇到強壯結實的小伙子們，我簡直認不出來，他們就是過去和我相熟的那些小鬼。你疼愛過的鐵木沙已經變成了鐵木菲，那個樣子是你從來也想像不到的。過去你總是爲他的健康擔憂，說他有肺病；可是現在，你就看看他那雙巨大的、通紅的手罷，從他那土黃棉布上衣的窄袖口裏露出來，而且，還有他週身那些膨出來的粗壯渾圓的肌肉啊！他有一個跟公牛的一樣的脖子，滿頭濃密的金色鬚髮——一個十足的法爾涅斯·赫鳩力士^①。然而他的面貌改變得比別的人少些；他那圓臉盤甚

① 法爾涅斯 赫鳩力士 (Farnese Hercules) 古希臘神話中力大無比的英雄，爲宙斯神和亞爾克米尼私通所生。他在服役於猶利斯修斯王的十二年中，曾做了十二大事業。——中譯者。

至並沒有比從前大多少，而且那種愉快的、「打着呵欠的」——你過去常那樣說的——微笑，還照樣地掛在他的臉上。我用他作我的跟班，我在莫斯科辭掉了我那個彼得堡的傢伙，他實在太喜歡把我弄得下不了台，並且使我感到他那種彼得堡規矩的優越。至於我的那些狗，我一條也沒見到，牠們全都死掉了。涅美卡算是其中活得最久的一條——但是牠也沒有活到我回來，就像阿爾古斯一直活到尤利塞斯回來一樣；牠命中注定不能用牠那失了光澤的眼睛，再望一望牠的主人和打獵時的伴侶了。但是沙伏卡却依然無恙，還和往常一樣地啞着嗓子旺旺的叫，那一隻割破過的耳朵也還照舊，而且尾巴上黏附着芒刺——一切都似乎是原樣不變。我住進了住過的那個房間。果然不錯，陽光一直照着這個房間，而且屋裏蒼蠅很多，可是屋裏的那種舊屋子的氣味，却比其他的房間少些。說起來是樁怪事，那種發霉的、有點酸腐的淡淡氣味，在我的想像上起了一種強有力的影響；我的

○ 尤利塞斯 (Ulysses)：古希臘神話中伊達加島的國王，為參與特萊戰爭中的希臘諸王之一，以智勇口才著名。荷馬的奧德賽即描寫他在回伊達加途中的十年漫遊之事。當攻克特萊之後，尤利塞斯乘船返島，中途遇風，全軍淹沒，他獨自流浪了十年，最後由法西里國王派人送他回家。他到家時，他忠心的牧猪奴尤馬估計已經不認識他了，但他的老妻佩內洛普，阿爾古斯卻能認出二十年不見的主人，等到主人近前，它擺尾貼耳而死。——中譯者。

意思並非說它使我討厭，剛剛相反，但是它却令人抑鬱，終於銷沉。我跟你一樣，很喜歡那個又矮又寬的、包銅片的舊櫃子，那張有橢圓椅背彎腳的白漆扶手椅，以及那個被蠅卵弄髒了的玻璃枝形蠟台，當中有一個淡紫色的大金屬球的那一個——總之，我喜歡所有那些各種各樣的祖上傳下來的傢具。但是老看着這些東西却叫我受不住，心裏充滿了一種心亂如麻的抑鬱（正是那樣的感覺）。在我住下來的那間屋子裏，傢具是最平常的本地造的貨色。然而，我還是把一套窄長的板架放在牆角裏，架上有一套老式的綠色、藍色的玻璃杯，上面全是蠅卵，好容易才能從灰塵裏認出來。我在牆上掛了那幅一個女人的畫像——裝在黑鏡框裏的，你記得嗎？——就是你過去常稱它爲曼儂·萊斯戈的那一幅。那幅畫像在這九年當中，已有點變黑了，可是那一雙眼睛還帶着同樣的愁慘、狡黠、一往情深的神色，嘴唇上也仍舊掛着那同樣的任性的、憂鬱的微笑，面那朵沒有完全脫落的玫瑰，還是跟以前一樣地從她纖長的手指中間軟軟的垂了下來。我屋裏的那些窗簾使我非常喜歡。它們原是綠色的，可是已經被陽光曬黃了，窗簾上用墨色畫着達爾廉古爾特的隱士中的一幕。在一個窗簾上，那個長着大鬍子、凸眼睛、腳上穿皮涼鞋的隱士，正把一個頭髮散亂

◎ 曼儂·萊斯戈 (Manon Lescaut)：法國小說家亞格·普瑞伏（一六九七——一七六三）的小說曼儂。

萊斯戈中的主角之一。普氏著作等身，但只有這本心理分析的小說最爲人所稱道。——中譯者。

的年青女人搶到山上去。另一幅窗簾上，四個戴四角帽、肩膀上的袖子蓬起來的武士，正進行一場激烈的格鬥，其中畫得遠些小些的一個已經被殺死了躺在地下——總之，有着各式各樣的恐怖的圖畫，然而四下裏是那樣的靜悄平和，穿過窗簾照在天花板上的那樣柔和的光線……我在這裏住下來之後，一種內心的寧靜籠罩着我，我什麼也不想做，什麼人也不願意見，什麼也不指望，我懶得不願意用思想，可是還沒有懶到不去默想，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情，你是懂得很清楚的。起初，兒時的回憶像潮水一樣的湧進了我的腦子——我所去過的地方，我所見過的事物，都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，就連最微末的瑣事都是清晰的，好像都照原樣一絲不變的顯現出來了……之後，又跟着來了其他的回憶，之後……之後，我漸漸避開那些往事，而剩下來的，只是我心裏的一種昏昏然的沉重的感覺。真想不到啊！當我坐在堤岸上一棵柳樹下的時候，出乎意料地，我忽然哇地一聲哭起來了，如果不是因為有個過路的農婦使我覺得不好意思的話，我真的會不顧我這麼大的年紀，還要繼續哭好久的，那個農婦好奇地凝望着我，隨後她轉過臉，不再望我地深深的鞠一躬，向前走去了。我很願意就照這樣過下去（自然我不會再哭了），直到我離開這裏，就是說，直到九月，但假使我的哪一位隣居忽然想起要來拜訪我，那就非常遺憾了。然而我想，倒也沒有這種危險；

我這裏根本沒有近隣。你一定會了解我的，憑你的經驗，你自己明白，孤獨常是多麼有好處的啊……在歷盡人世的漂泊之後，我現在需要孤獨了。

但是我並不覺得無聊。我隨身帶了一些書來，而且這裏也有些藏書。昨天，我打開所有的書箱，在那些發了霉的書堆中間，翻來覆去地搜索了好久。我發現了許多過去一向不會留意到的書本：韓第德①，是個約略在一七七〇年遼譯的手稿；同時期的報紙雜誌；意氣揚揚的變色龍（即指彌拉波②），墮落的農民③等等。我還發現了一些兒童讀物，我自己的我父親的，以及我祖母的書，而且，真奇怪，甚至還有我會祖母的書；在一本破得不像樣的、裝釘得雜色斑駁的法文文法書裏，用粗壯的筆跡寫着：「Ce livre appartient à Mlle Eudoxie de Lavrine.」④日腳落的是一七四一年。我找到那些我曾在不同的時期從國外

① 韓第德：法國著名哲學家、劇作家嚴爾泰（一六九四——一七七八）的著名的小說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變色龍：體色能隨時變換的蜥蜴類動物，意指反覆多變的人。彌拉波（Mirabeau，一七四九——一七九

一），法國政治家，在法國革命初期發言慷慨激昂，頗獲人望，及後企圖入閣，徘徊於宮廷及民衆之間，首尾兩端，繼受王室收買，成爲議會中暗中效忠王室的穩健派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③ 墮落的農民：作者未詳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④ 德文：此書屬於尤朵克西·得·拉美琳小姐。——中譯者。

買來的書籍，在其他的書籍當中，我碰到了歌德的浮士德。你也許還不曉得，曾有一個時

期，我能够逐字地背誦浮士德（自然，只是第一部）；我對這本書真是百讀不厭。……但是

在其他的日子裏，夢境裏，以及過去的九年裏，碰巧我手頭幾乎連一本歌德的書也沒有過。

當我又看到這本我讀得滾瓜爛熟的小書的時候（一八二八年的一個不好的版本），心裏確

實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感情。我把那本書拿了回來，躺在床上，開始讀下去。那壯麗的第一

幕是怎樣感動了我啊！地靈的出場，對話，你記得嗎——『在生命的潮流中，在創造的風

浪裏，』①使我激動了很久，感到一種不曾體驗過的震顫和狂喜的戰慄。我想起了一切：

柏林，作學生的那些日子，克拉刺·斯蒂克小姐②，扮演梅菲斯特非力斯③的蔡德爾曼，拉

契維爾的音樂，以及一切一切……好久好久我才能入睡；我的青春時代又現顯出來了，像

① 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幕中地靈與浮士德的對話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原文爲 Fräulein Clara Stick，應是一位德國姑娘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③ 梅菲斯特非力斯 (Mephistopheles)：古希臘一個主要魔鬼之一，爲僅次於撒旦的最有勢力的魔鬼。在

浮士德中被寫成一個冷靜、有理智、幽默、巨人式的魔鬼，浮士德曾受他誘惑，與之訂約，入世界體驗人

生的一切苦樂。他亦被視爲浮士德的一個化身，與浮士德的另一化身進行鬥爭，它表現了人心中的光

明與黑暗，個人與社會等的鬥爭。——中譯者。

個鬼影似地站在我的面前；它像火，像毒汁似地在我周身的血管裏奔流，我的心跳躍，平靜不下來，似乎有種什麼東西猛觸我的心弦，而懷舊之情開始洶湧澎湃……

你看，你的朋友差不多四十歲了，他獨自坐在他那寂寞的小房子裏的時候，竟沉溺於什麼樣的幻想中啊！那怕就是有人從門縫裏張望我，又怎麼樣呢！可是，這有什麼？我一點都不會臉紅。臉紅是年青人的標誌，可是我已經開始（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？）注意到，我老了。我告訴你為什麼吧。近來我盡力使心裏懷着快樂的感覺，使我的悲傷之感儘量減少，可是我在年青的時候，就剛剛相反。有時人們總是把他們的憂鬱當作寶貝似地懷在心裏，反而以快活的心情為恥……不過話雖如此，儘管我有豐富的生活經驗，我却仍然覺得驚異，原來世界上還有某種東西，我的朋友霍拉西奧^①啊，是我所不曾體驗過的，而那個『某種東西』也幾乎是最重要的。

哎呀，我把自已弄得這麼衝動幹什麼！暫別了！你在彼得堡生活如何？順便提一下，我那位鄉下的廚師塞夫萊向你致意。他也老一點了，但是老得不怎麼厲害，他變得有點胖，也更壯實了。他燒加燉爛洋蔥的雞湯，帶着齒狀花邊的酪餅和豌豆燒鵝^②，還是像以前那樣拿手——豌豆燒鵝是草原上的一道名菜，它使你吃過以後，一連二十四小時之久

① 霍拉西奧(Horatio)：哈姆雷特的忠誠、謹慎的友人，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。——中譯者。

你的舌頭都在發白發澀。此外，他烤起肉來還是像他過去一向的烤法，你簡直能够用它敲打盤子——硬得跟木板一樣。但是，我真的要跟你說聲再見了！

P · B ·

● 豌豆羹，原文爲 *peasporage*，按該詞即等於 *peasporage*，意爲燻瓜，愚人。但就上下文意，似應爲豌豆羹。——中譯者。

第二封信

同一人致同一人。

一八五〇年六月十二日，M村。

我有一件比較重要的消息告訴你，我親愛的朋友。聽着！昨天，我想在中飯前散步——可並非在花園裏，我沿着進城去的大路走着。沿着一條長而筆直的大路，輕快地，完全無目的地走着，是很愉快的事。你就覺得，彷彿你在做着什麼事，在急急向什麼地方趕去似的。我朝路上望，一輛四輪大馬車正向我馳過來。不至於有誰來找我吧，我暗暗擔心地詫異着……不是，馬車裏坐的是個留得有短髭的紳士，一位我不認識的人。我心安了。可是突然間，當他走到跟我並排的時候，這位紳士叫車夫勒住馬，有禮貌地略抬了抬帽子，而且更有禮貌地問我，『我是不是』……提到我的名字。我也停住了脚步，帶着一個被捉去受審的囚犯似的堅忍，回答我就是；同時我笨拙地凝視這個有短髭的紳士，心想

——「我相信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他！」

「您不認得了嗎？」他走出馬車的時候說。

「不，我不認得。」

「可是我立刻就認出您來了。」

跟着是一些說明；這才弄清楚他是普里姆柯夫——你記得嗎？——我們在大學裏的一個熟人。「怎麼，難道這就是一件重要的消息嗎？」你這會兒一定會這樣問的，我親愛的塞繆恩·尼可拉耶維支。「普里姆柯夫，盡我所能記起的，是個有點笨拙的傢伙；對別人不壞，可也並不是個傻瓜。」如此而已，親愛的老兄；但是你再聽聽我們其餘的說話罷。

「我聽說，」他說，「您回到您的別墅，同我們作了鄰居，我非常高興。而且也不單是我一個人這樣。」

「對不起，」我問道，「請問是哪一位這樣垂愛……」

「我的太太。」

「您的太太！」

「是呀，我的妻子；她跟您還是老相識呢。」

「請問尊夫人大名？」